

交流小结：彼端的自由而无用

2015-09-15 15:23:13

离开澳大利亚已有月余，澳洲生活的形象，却在我心里一点一点地清晰起来。祛魅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推进。我想象中的逃离与惊喜之旅，逐渐变成到别人活腻的地方去，适应另一种日常。行人的面容和语言、空气中的污染物、商店的营业时间、建筑的异域风情...这些旅行者眼中惊人的区别，不过是生活的另一件外衣。别处，难道只是百无聊赖、自欺欺人的伪装？幸好，五个月的时间，足以让我体味其间微妙而重要的差异。即便是在地球的另一端，生活还是那样的面孔。大学中的课程教学、社团活动也不过尔尔，一样的大课、讨论课和阶梯教室，换了一种语言，讲的还是相似的理论思想。既没有电影中针锋相对的苏格拉底式教学，亦没有振臂高呼“哦，船长！我的船长！”的死亡诗社。恰恰相反，学校里的一切看起来都随意得有些可笑。在政府的贷款资助下，学生们往往任性地学习着几个毫无关系的专业——日语和犯罪学、国际关系和生物、法律和作曲...我甚至见过身兼四个专业，六年还未毕业的本科生！其中的规律无迹可寻，与中国学生以工作、薪酬水平衡量专业价值的方法大相径庭。问起选专业的原因来，他们的回答出奇地一致：“我喜欢呀！”学习之外，学生社团小而嘈杂，完全没有中国那一办活动便是大型报告厅加几百号观众的恢弘气势。某些社团活动甚至滑稽得难登大雅之堂。周一傍晚的草坪上那颤颤巍巍的走钢丝、艰难缓慢的柔术和让气势逼人的喷火表演，是杂技协会雷打不动的练习项目。众目睽睽之下的失误也没有让他们恼羞成怒，生涩和自得在这些表演者的身上达到了奇妙的统一。而沿草坪走上几十步，又到了魁地奇社的阵地。这群《哈利·波特》的狂热爱好者，竟一手持扫帚，一手持排球，笨拙又固执地模仿着小说里的情形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自然是飞不起来的，但他们看起来都是一副心有灵犀的快乐模样。偶有路人，也觉得这些事情稀松平常。这一切，在中国的学校里，往往被贴上“荒谬可笑”与“不务正业”的标签。在一个喜欢用“自由而无用的灵魂”自我标榜的环境里，我曾以为“政罗教网无羁绊”的学术独立、思想自由就已经足够，甚至以此自矜。可面对看似任性妄为的澳大利亚人，我反倒生出一种相形见绌的遗憾心情。在澳大利亚，自由而无用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学习喜欢的科目，哪怕在世俗的意义上他们的选择毫无“道理”。每个人也可以自信地实践自己的爱好，即便这些爱好与经济利益没有半点关系。“正道的逻辑”并非指责他人的理由，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也不是精英虚无的专属品。可多少人逆水行舟，又被推回溢满铜臭味的潮水中，自由和无用最终沦为一句身份识别的暗号。诚然，灵魂、自由或无用都是奢侈品。在贫瘠的社会，思考不易，忽略生存压力、坚持“君子不器”更是艰难。澳洲学生的洒脱背后，是整个社会支撑的一颗赤子之心。但别处的生活亦是提醒，“自由和无用”不只是苟且之上的诗和远方，不只是一声聊作慰藉的叹息，它以生活的面目，真实地存在着。如果今日的社会尚不足以供养这样的生活，那我希望有一天，自由而无用，在这片土地上，会由虚幻缥缈，变得触手可及。